

空山新雨后

初秋的稻谷田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脚步还没有抵达，心已经出发。

当然，距离收获的日子还有些时间。农作物和秋果们都在忙着灌浆，酝酿丰收。

我们的车子停在村广场上。无论是越野还是大巴，宽阔的广场有足够的容量承载慕名而来的客人们。朴素的民居、石桥流水、菜畦瓜地，四周青山为屏，山坳里的小村宁静地像一幅画。

通往山上的路依然保留着它最初的模样。有黄土，有砂石，有低于路面的漫水桥，还有三两步就能跨过去的木桥。上山前，朋友特意为我准备了一把竹杖。笔直的干，闪着亮光的青碧色，轻盈可手，更像一件装饰品。看看手中的竹杖，抬头仰望，但见密林重遮，山泉欢悦，山顶是个什么情形完全无法想象。

愕然之余，多了几分困惑。如果不是有人带路，这个属于豫西鲁山县江河新区的小村庄实在是默默无闻。它远离城市，也没有什么著名的风景。附近除了有个颇具规模的江河机械厂之外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色。但朋友说，你来看看，感受一下就知道了。

我们循着泉声上行。有薄雾在峰顶与半山间萦绕。微风过处，像乳白色的轻纱，飘忽游移，给这朴拙的大山增添了许多灵秀。

潮湿的空气中，土石的味道、草木的味道、山果的味道混合成一种大山

特有的粗犷，冲淡了我们身上习惯性的拘束与矜持。不是假日，空谷幽寂，除了我们，只有泉声、风声与鸟鸣。茅草覆盖的小径干净松软，陈年的落叶在山道上积了一层又一层，踩上去悄无声息。

山路上还留着水的痕迹。有的渗入了砂石路下，有的仍藏在草丛底，不知不觉就打湿了裤脚。

溪谷幽深，那是积年的雨水冲刷而成。谷中巨石错落，泉水在山势落差中飞溅跳跃，蜿蜒下行后又在转角处沉积成潭。潭水清澈见底，看得见水底的落叶与蔓草。有小鱼在水中凝然不动，你一伸手，还没有碰到水面，它们便像影子一样消失不见了。

朋友在新成立的江河新区工作，曾在稻谷田驻村三年，这条路她不知道来来往往走了多少趟。她说，我刚才来时，也像你一样一惊一乍的。因为这儿真的是太美了。它的原始，它的朴素，它的纯净，像一张巨大的滤网，隔绝了许多的繁杂与喧嚣，让人心安，让人踏实。

她经常上山，很多时候是为山上仅有的几户村民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难。

曾有一户人家因为吃水问题犯难。天太旱，家里的水井干了，自来水离得太远无法接通。她和同事们来了好几趟，想动员这家人搬下山。可村民舍不得老宅，不愿搬迁。那些日子，她们顶着高温奔波在山路上，在附近寻找水源，找来施工队打井蓄水，铺设

水管，最终把纯净的山泉水引入村民家中。

除了平日里给山上的村民送医送诊，送政策送宣传，秋冬季防火，春夏季防洪，村子里的工作具体而琐碎，上山便成了家常便饭。忙碌之余，她经常一个人坐在山顶的大石头上发呆，听春天的鸟声，听夏日的蝉鸣，听穿过竹林的风像涛声一样在山谷中回响，听山泉水像恋人似的细诉低语。沉浸其间，再多的辛苦都忘记了。

我们就这样闲闲地聊着天，慢慢地往山上走。

除了大片的竹林，山上的栗树也是村里的一宝。伏牛山独特的气候和土壤使这里的板栗乌黑油亮，甘甜软糯，不出村就被外来的客商高价收购走了。稻谷田的村民们爱着家乡的山，护着山上的林，一代代养护着满山的竹林和栗树，既留住了绿水青山，也发展了乡村经济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接近山顶，路面上有许多不规整的石块分布散落。轻巧的竹杖此时派上了用场。雨后的落叶在脚下有些湿滑，石块上斑驳的青苔仿佛仍是当年宛洛古道上的那些青苔，神秘久远。遥想昔年，那些风尘仆仆的丝绸商人，带着满载而归的驼队与骡群，也曾在这里饱饮过稻谷田的山水秀色吧。

靠着竹杖的支撑，我们走走停停，有时还需要手脚并用爬攀。汗水湿了头发，迷了眼睛，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在全力以赴地舒张。久违的通

透和畅快，竟让我无端生出一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力量。

我们的交流时断时续，常常被不知名的鸟声所吸引。隔着竹林，或者隔着一段山路的转角。鸟声清冽婉转，像叶子上存留的露珠，玲珑剔透。偶尔会有一只松鼠突然出现在视野里。你若站着不动，它甚至会停在树干上对你凝视片刻，转眼又消失在高高的枝杈间。

阳光透过密叶的缝隙，漏下斑驳的光，使这空寂的山林越发地清幽。此时此地，所有附加在生命中的那些浮华与魅惑，都变得遥远而模糊。只有这纯净的自然，才是生命本真的家园。

站在山顶回望的时候，有一刹那的眩晕。左右近旁，全是莽莽苍苍的林海。山涧沟壑完全隐没于林中，连上山时的路径也不见了。我们像两粒微尘，迷失在青山之巅。

我突然又想起了稻谷田，朋友笑了，这儿就是稻谷田的地界呀。

原来，稻谷田是个古老的村庄，曾以种植稻米而闻名。如今，保护和开发荒山，大力发展林果业，打造乡村文旅特色是她们工作的重点。

保留原生态，开发附加值，这是稻谷田村早有的规划。

秋已至，收获不远，朋友邀我中秋再来。我想，她说得对，每一个来过的人都会对这个美丽的山村念念不忘。最动人的美总是无需刻意打造的。人如此，山水亦如此。

秋风寄思念

◇李素艳

又是一个加班晚归的夜晚。打开车窗，晚风拂面，竟隐约感觉到一丝微凉。突然想起，已近农历七月中，正是暑气渐消的时节，也是思念渐浓的时候。因为，中元节将至。

不觉间，车行至一个熟悉的路口，那条路通往二叔家。透过幽暗的路灯，隐约能看到那扇熟悉的大门。此刻，多么希望这扇大门会突然打开，二叔微笑着走出来。虽然我无比渴望这个场景的出现，但心里明白，这个场景永远不可能再现。二叔已经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。

有人说，亲人的离去不是一时的暴雨，而是一生的潮湿，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想起，然后鼻子一酸，泪流满面。此刻，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味。

生于1955年的二叔如果还健在的话，今年应该68岁了。如果没有那场意外，此刻，他也许正在家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吧。但人生是一连串的随机事件，永远无法预料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，使二叔的生命历程戛然而止，永远停留在了38岁。

父亲有两个弟弟。小时候，在兄弟三人中，二叔是最容易被忽视、最冷落的那个。他也曾半开玩笑地向爷爷奶奶抱怨过：老大宠，老二娇，干活受气正中腰。他嘴上虽这么说着，活儿却从来没有少干过，孝心也从来就没减过。

二叔打小就聪明。听村上的老人们说，二叔上中学时经常是手里拿着课本，桌下藏着小说。也没见他怎么用功，但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。

高中毕业后，二叔参军。因为在部队表现优异，第二年就提了干。四年后，他从大连转业，在离家20余里外的小县城里安家了。

那个时候，同为军人的父亲尚未转业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独自在县城工作生活，很是辛苦。一到周末，二叔就会把我和弟弟接去他家，一来和堂妹一起玩儿，二来顺便给我们做些好吃的，改善生活。

记得二叔最常做的是饺子。印象中，二叔擀饺子皮从来不用擀面杖，而是拿一个啤酒瓶，一手捏皮一手擀。他说这是在部队里学到的绝活。做馅、擀皮、包饺子、下饺子、端上桌，一气呵成。

多年以后，我成家了，也学会了给孩子包饺子。每当看着孩子大快朵颐，我就会不自觉地嘴角上扬，欣慰至极，一如当年二叔望着我们一样。

在那个年代，大多数父亲都是古板严肃的，二叔却不同。他亲切、和蔼、开明。即使我们偶尔犯了错，他也从不居高临下地指责，而是耐心地教育引导。他从来不把孩子看成是父母的附庸，真正做到了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平等对待。

二叔为人豪爽仗义，是他们战友圈的主心骨。每到周末或节假日，战友都会习惯性地到二叔家聚会。二叔也总是提前准备好酒菜招待大家。

记忆中，每次聚会，二叔都会备一只烧鸡。在厨房拼盘时，二叔总会习惯性地把鸡腿、鸡翅先撕下来分给孩子们吃。他说，大人们喝酒吃东西没啥讲究，好吃的给孩子们留着。下酒菜他也分成两份，一份给大人，一份给孩子。就这样，每次聚会，客厅里总是大人一桌，孩子一桌。大人们举着酒杯高谈阔论，孩子们端着饮料嬉笑打闹。

一念秋风起，一念思念长。多年以后，每当想起这一幕，我总会不由地感慨：如果时光能停留在那一刻该有多好，这样他们就能永远风华正茂、意气风发，我们也会永远天真无邪、烂漫无忧，那场意外也许就不会来，二叔也就不会离开。

小时候总是疑惑，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节日？长大后慢慢明白，其实每个节日存在的意义都是一种提醒，它们就像一个闹钟，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爱与被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；死亡不是永久的告别，忘却才是。

一年一中元，一岁一追思。希望每一位逝者都能被铭记，每一个亡魂都能被缅怀。人生苦短，如昙花一现，但因为有着爱与记忆，生命会变得永恒。正如诗人坎贝尔所说：“活在活着的人心里，就是没有死去。”



世间自古有情痴

走进鲁山花瓷艺术馆，就被一种淋漓的元气包围，生动的是新生花瓷的灵妙，氤氲的是千年以远汉唐花瓷的气韵。步履物换，满眼都是流动不息的时光，都是花瓷人起承转合的匠心与辉煌！

由小渐大的《鲁山花瓷腰鼓》，“一鼓作气”，从鲁山瓷乡段店到洛阳再到长安，从唐玄宗的手边、杨贵妃腰肢，来到故宫博物院。技艺潜行600载，最终在袁留福的指尖上浴火重生。匠人也是诗人，匠心也是画心。袁留福，一个庄稼地里走出来的鲁山花瓷传承人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、高级工艺美术师、中原大工匠……他胸中千山迢递、万川奔涌的激情与才华，他历尽艰辛而不悔的家国痴情，物化为这无以言说的花瓷造物，沉稳厚朴又风华流丽，是人类智慧的凝固，是自然造化的天成。

那对沉静的《金斑铁锈荷口瓶》，守着腾飞于云端的飞龙画屏，瞬间定格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大事件，让金声玉振的编钟也息了声。

半角勾卷，与底部的蝙蝠头遥遥相对，这寓意富贵平安的《三羊开泰》，灯光下，厚重的黑与红与浅嫩的黄，相融相守，冲击人的眼，温暖人的心，果然是吉祥如意。

与《空》相对，若是倒空胸间的一切渣末，让茫茫瓷意波荡而远，人就会慢慢沉进云烟万事不挂心的虚静……匠心出精品，创意新颖的山山水水，还有《竞秀峰》《和合峰》《大将军》等，胎质厚润、器型丰满、色彩纯正，云卷水舒，气流琴音，件件都是妙手偶得的杰作。

记得上次采访时，袁留福指着一件看起来拙朴无华的“执壶”，说仿古如古。曾有人拿去做旧，冒充古董，连专家都看不出来。几年过去，经过对烧制工艺不断革新和完善，在恢复传统器型烧制工艺的基础上，他的新产品更是锐意勃发：造型别致的茶具、餐具等日常用品，和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创旅游器型——大将军峰、带有滤网的文创鹰城杯、墨公茶具等，先后获得国家专利20多项。他的作品还多次被

多个国家及省级文化馆藏。实至名归，袁留福获得了“中国陶瓷行业‘十三五’科技创新先进个人”“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”“第六届中原大工匠”“平顶山最美科技工作者”等称号。

如果说得天独厚，袁留福的确是幸运的人。鲁山陶瓷，始于汉，盛于唐宋，被誉为“钧之源，汝之母”。离县城不远的段店，就是鲁山花瓷发祥地，在这里，古人创造性地采用彩斑装饰艺术，一举打破了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釉格局。出土羯鼓残片证明，正是段店烧造出了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那件孤品——唐玄宗宴乐时亲自击打的羯鼓。

2006年5月段店古瓷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22年8月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陶瓷分会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宣布成立，袁留福当选为理事。

世间自古有情痴。那温婉如玉的一杯一壶一勺一盃，无一不是袁留福多年执着于花瓷创新的苦思冥想。大

自然将高古的造化蕴藏在火与泥中，是人的智慧与才华片风丝雨吹息而至，唤醒了它们沉睡千年的梦，使之幻化为会欢笑、会唱歌的器物。可以说，当今的鲁山花瓷就是袁留福，袁留福就是鲁山花瓷。俗世的名号和标签是有价的，袁留福的精神世界却是无可称量的。

我知道，袁留福说出来的很少，涌动和流淌在心里的一定还有很多……

“有过多少不眠的夜晚
抬头就看见满天星辰
清风吹拂着童年的梦
远处传来熟悉的歌声
歌声诉说过去的故事
歌声句句都是爱的叮咛……”

借张也的《人间第一情》，聊袁留福先生对鲁山花瓷，对他珍爱的传人和职工，对他手把手教授过瓷艺的大学生们，和他多年如一日授手援溺的深情与大爱，愿鲁山花瓷大业，随着袁留福们的足迹，走遍世界，走向更深更远的未来。

2023年平顶山秋季

房产家居博览会

时间：2023年9月15日至17日 地点：市鹰城广场

惠民生 促消费 振经济

咨询电话：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633688

平顶山日报社 16603756777

主办单位：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平顶山日报社 承办单位：平顶山日报社 协办单位：平顶山市房地产开发协会 平顶山市装饰协会